

進入AI時代的世界盃

源於奧運 李漢源

距離6月11日僅剩不足80天，到時由美國、加拿大及墨西哥聯合主辦的史上最大規模世界盃便會隆重上演。

日前，國際足協(FIFA)在美國亞特蘭大舉行世界盃研討會(Workshop)，邀請所有入圍決賽周的48支球隊參與。會上重點介紹如何將AI全面應用於今屆世界盃中，並同場發布了《第一屆人工智能世界盃》(The First AI World Cup)白皮書。其中白皮書最大的亮點，就是大幅升級的半自動越位識別系統。今屆大會將為超過1,200名球員進行全身3D掃描(3D Avatar Visualization)，建立精準的3D Avatar。當比賽進行時，AI系統會即時結合多角度的影像與數據，在毫秒之間即能判斷球員是否有越位，並直接將結果傳送到球證手錶上。主球證收到信號後就可以即時作出裁決，而當球員對裁決有異議，亦可迅速覆查「影像輔助裁判」(VAR)的結果。整個流程大幅減少爭議，讓比賽節奏更加明快流暢。

今屆世界盃為期39日，橫跨3個國家，16個城市，共104場比賽，規模遠超以往。回想過去轉播世界盃，通常只有64場，於約8至12個城

市舉行比賽。人手安排上，除了國際廣播中心留守的十多名同事外，大概會派出4個攝製隊穿梭各城市，透過採訪球隊練波、賽前花絮、球員訪問，以及當地球迷文化等，把現場氣氛帶給香港觀眾。今屆比賽分散於美國11個、加拿大2個及墨西哥3個城市舉行，要全面覆蓋估計需要6至7個採訪隊伍，每組同事可能只能在一個城市停留數小時，拍畢完所需片段後便需要立即趕往下一站，手持機票不停穿梭各城市的球場中。雖然攝製隊必須如游牧民族般辛苦地奔波，但當製作人看到優質節目能呈現給觀眾，整個團隊總是充滿成就感的。

相對而言，世界盃只涉及單一項目，比賽後期更因淘汰而逐漸減少賽事，對製作人而言計劃製作團隊的部署已經不算太繁重。面對奧運、亞運等有多個項目的體育盛事，每天可能同時進行數十個項目，在人手及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製作人更要精準判斷哪些賽事值得優先直播。今屆名古屋亞運，部分香港隊參賽項目並無大會直播信號，這就需要香港媒體預先自行安排拍攝團隊，才能確保香港觀眾能在電視機前，有為香港運動員加油打氣的機會了。

從農場到餐桌

方寸不亂 方芳

在內地旅遊期間於超市所見，食品、日用品多有綠色、天然、健康概念。最近隨大灣區科技探索團參觀「溢多利生物科技」的「酶製劑」實驗室，領略企業的綠色概念——從源頭做起，構築天然保護屏障，從農場到餐桌，讓每一個家庭都能多一分天然安心。

但見科技人員拿着麵包，在精密儀器下仔細比對，原來麵包也大有學問，對麵包的柔軟度的喜好，西方和東方都不同，西方人較喜歡硬麵包，東方人則較喜歡柔軟度高的麵包，而酶製劑的研發，其中一部分就是在食物的口感、延長保質、鎖住食物的天然營養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要保障餐桌上的食物健康，源頭的保護更為重要，每個不同的「酶製劑」研究室，都掛有不同功能的名牌，其中有針對「兩個胃」以上的反芻類動物研究室。雞、鴨、鵝等禽類擁有兩個胃結構，牛和羊有四個胃，於是有人參觀者興趣地問：「那麼我們一個胃的又如何了？」大家都笑了，不論兩個胃或四個胃的牠們都長得健康，「一個胃」的我們不是更健康麼？

據介紹，新型蛋白酶能引領飼料營養高效轉化，蛋白質是飼料中的核心營養，能否被高效吸收，直接關係到動物的生長快慢，和飼料的利用效率。在飼料中添加蛋白酶，能幫助動物更好地消化蛋白質，提升養殖效益、改善牛犢的健康狀況、提高奶牛泌乳產量、改善乳品質，這些都和人類健康息息相關。

生物酶製劑，除了改善動物飼料，也覆蓋食品與飲料、烘焙、穀物加工、油脂等行業，研發健康的配方，能為食品行業提供天然、健康的原材料選擇，讓每一張餐桌都充滿健康與美味。

除了食品蛋白酶，也留意到有洗滌劑研發室，現代衣物物料多樣化，今天已有智慧型洗衣機一機多洗，分區洗外衣、內衣、襪子，需要不同配方的洗滌劑，生物科技的研發，滿足智慧型洗滌生態的趨勢。

雖走馬看花，卻感受到生物科技對生活質素的提升。過去，人們要望天打卦，祈求風調雨順，圍墾造田增加生產量。經幾代人的努力，科研解決了糧食問題。今天人類對糧食的審視，已不再滿足於產量和溫飽，而是需要吃得好、吃得精、吃得健康，着重質素與安全的提升。展望將來，在源頭把關，讓健康食物惠及人類健康，讓人們減少看醫生，可以預見，「長命百二歲」隊伍將不斷壯大。

《為美·唯美》新書分享會

書聲蘭語 廖書蘭

初春3月，收到好友胡為美小姐邀請出席她在台北的新書分享會。

為美與我的友情始於多年前「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在廈門和金門開雙年會。在那一群芸芸女作家中，我看見一位端莊優雅又帶一些冷傲的女作家，我好奇地打聽之後，知道原來她是胡宗南將軍的千金胡為美。我們交談後，她告訴我，自9歲喪父，兄代職，千叮萬囑：作為胡宗南將軍的兒女，行事在外千萬不能丟失父親的顏面。母親葉霞翟校長的家教亦十分嚴格。大概是自幼庭訓之故，養成為美有一股脫俗的氣質。

記得在金門，我與她兩人一起走到海邊，望着波濤洶湧的海面，遙望廈門，我不禁噙淚大哭不能自己，想着于右任名詩：「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為美說：「妳不要再哭了，見妳哭，我也想哭。」是的，那是一種撕心裂肺的痛，吾土吾民的家國情懷。

她1980年出版第一本書《做一個快快樂樂的人》，1982年出版第二本書《婚姻傳奇》，而2026年3月23日出版的新書《為美·唯美》是她的第三本書，分為兩部分：散文和遊記。散文懷念父親、懷念母親。回憶兩位寫作先賢於梨華、華嚴，還有北京歲月、矜矜拚拚的日子等等。而第二部分的遊記，是她到世界各地旅遊，選擇有地方代表性的文章結集出書。而原來所寫的小說，由於篇幅的關係改為有聲書。這些作品可說是胡為美人生的回顧。

生為名門將軍之後，雖然自帶光環，但同時也會被大眾用放大鏡注視着一舉

一動，所以不僅要靠自身不懈的勤奮努力，還要樂於助人，才能獲得社會的認同和尊敬，實屬不易。

3月26日新書分享會，親友同學齊齊道賀，座無虛席。可說是胡為美第一次坦然地面對自己，說出的人生大事記，甚至有些事情是她的兄長胡為真、胡為善都不知情的。從她經歷的3次坎，可看出她是多麼地熱愛生命、真摯地善待朋友。從她上世紀八十年代為愛走天涯，毅然決然放棄如日中天的事業，遠赴美國依夫，生兒育女做一名小婦人，到她上班前將一對小兒女放在託兒所，下班後接回家，每天開車96英里路，以圓她自小的記者夢及在中文學校擔任校長，傳承她的母親葉霞翟先生教育家的衣鉢；再到上世紀九十年代為拚經濟，考取美國房地產中介執照，其中的辛酸不足為外人道也。而最令我動容的是，她下班後，開車經高速公路48英里路回家，一進門看到公公婆婆和一對小兒女餓着肚子、嗷嗷待哺的眼神，又立刻開車將他們帶到外面覓食。所以在她的志願和抱負及家庭責任下，最後她選擇了回歸家庭。

胡為美與大家分享了她人生中的3個坎，正如李宜滙說：「我們要勇於面對坎，將坎吸收為自己成長的養分。」這樣的人生高度，不怕挫敗，且愈挫愈勇。



親友祝賀《為美·唯美》新書分享會，(右一起)胡為真、王世毅、胡為美、廖書蘭、蔡蓉、胡為善。 作者供圖

中英名字之趣

翠袖乾坤 連盈慧

英國管治時期出生的人，自幼入讀教會學校，大多兼有英文名，畢業後在洋行打工，基於職場環境需要，也得有個英文名。風氣所及，成長後的少男少女，好奇貪時髦，也多跟隨同伴，不由父母作主，自己也取個英文名。為了發音簡單易記，男生就取名Peter，女的叫Mabel，我認識不同年齡的Peter先生就約有十個，女的Mabel也有六個半，那半個來自其中一個男性化的女孩子——Mabel原是母親為她取的，換取成人身份證時，刻意調動兩個字母叫Mable。

有個男生阿平，說Peter洋名由父母代取，成長後自己不同意，我建議他不如索性叫Aping，他說Aping不是聖名，才知道原來他父母是教徒，他自幼跟不少Peter一樣受過洗禮。

男孩子對英文名不大上心，女孩子卻不然，聽過一個男孩子呼喚她英文名時臉色一沉說：「叫我中文名！」有人告訴我，原來有些戀愛中女孩子的英文名，只告訴她蜜運

中的對象，其他男孩子知道了，尤其是當他的語氣輕柔低沉表現得親密時，她便感到被侵犯一樣不舒服。有些女孩子則不然，中文名字反而不要輕易對人說。

職場男女則無所謂，社交場合中新朋友互道姓名時，不問姓，少稱呼，通常都大方說出英文名。這是上世紀普遍的現象，千禧後，新一代的英文名，大都不外出自人有我心理，他們重視的還是中文名，不過出世紙上的名字，也會隨自己心意另取新名。風氣似乎由近十年八年開始，大多已不再選用上代祖父母時代常用的字，男孩子少見了什麼德呀、強呀，女孩子少見什麼貞呀、珍呀，而且最多還是字典不容易找到的僻字，人家聽出音寫不出，他和她才感到得意，總為自家高深的中文名字而自傲。



同音不同義。 作者供圖

香港藝術生機勃勃

欣有靈犀 王欣

上月底，第十一屆藝術中環展會和2026年香港巴塞爾藝術展如約而至，雖然筆者對藝術一竅不通，但還是經不住「誘惑」跟着人流走進這兩個藝術盛事會場一睹為快。

初入會場，與以往美術館、博物館循着固定主題與時間脈絡的觀展體驗截然不同，兩大展會以畫廊與藝術家為獨立單元，各自鋪陳着風格迥異的創作。漫步瀏覽間，只覺這裏更像一個為全球藝術從業者與愛好者搭建的開放平台，多元文化在此交匯，創作靈感於此碰撞。看着有心人在斑斕作品前暢談對藝術的熱忱與體悟，恍惚間竟如重回大學的藝文長廊，滿是鮮活的熱愛與赤誠的歡喜。從先鋒繪畫、立體雕塑，到互動裝置、影像藝術，多元的創作形態，讓我在目不暇接間，真切觸摸到當代藝術的蓬勃生命力。

穿行於展廳之間，我很快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觀展樂趣——在萬千作品中尋覓「綠色」的蹤跡。藝術中環展會落址中環海濱，香港巴塞爾藝術展依維維多利亞港灣，會場之外，盎然的綠色已然揭示着春天的來臨。而今年的藝術家們，又將以怎樣的筆觸與巧思，詮釋「綠」的

內核？這份好奇，讓我從走馬觀花的瀏覽，轉向了一場沉浸式的「尋綠」之旅。

首先，我便被一幅展現自然景觀的插畫吸引，陽光穿林而過，原野上樹影婆娑，人與犬迎風而立，盡得自然的靜謐與治愈；還有一件雕塑作品，將原野與地平線塑成圓柱形的蛋糕，三兩好友坐於地平線上談笑風生。不同藝術家以各異的手法詮釋綠色，最終卻都指向了一份內核：內心的安寧與精神的自由。這抹藝術裏的綠，恰如香港這座城市裏藏於樓宇間的綠洲，在繁華都市中，在滾動的數字裏，為人們闢出一方安放心靈的人文天地。

兩大展會的作品旁，都只標註名稱、創作者與材質信息，並無既定的主旨解讀與標準答案。正如一千個讀者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在這裏，每個人都能在流動的藝術表達中，完成屬於自己的解讀與共鳴。

這場春日的藝術盛宴，不僅是香港中西文化交匯的生動註腳，更是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活力印證。它以開放的姿態擁抱世界、以溫柔的創作治愈人心，在金融之都的璀璨底色上，繪就出屬於香港的人文浪漫，也讓我們真切看見這座城市始終向上向好的蓬勃生機。



魂祭清明

百家廊 肖中良

葉兒青青，草兒茸茸。清明時節，沁潤着新鮮的花草氣息，撩開叢叢荆棘藤蔓，山路彎彎處，一撥又一撥的客家男女老少，肩擔三牲半宰香燭炮，手執鋤頭鐮刀，攀爬那一座座雜草叢生的墳塋。上了年紀的老人顛顛巍巍一副「欲斷魂」的模樣，中年人悠閒自得交頭接耳談着心事，幼童們在墳頭無知無邪地追逐嬉戲……

被嚴冬裹得透不過氣來的山們，欲享了如此豐厚的香火祭品之後，似乎也陡增精神。舒展了肢體，泛青嫩綠，花香鳥語。那被剷除了雜草樹木用血紙裝飾之後，而格外醒目的一堆堆一叢叢圓墩墩的墳堆墓塚，大小不一，星星點點，雜亂地如山間綴列着。彷彿是山的眼睛、山的魂靈。

每當清明前後，最令我刻骨銘心的祭祀活動，是舉族幾百人到老鄉汀江岸邊祭奠我們的前十代太母李氏孀人。這裏有一段悽婉排側的故事——

李太母大約生於清初順治年間，是順治己亥(1659年)永定仙師籍進士蕭熙楨的侄媳。李氏16歲歸嫁夫君劬佩，兩情依依，舉案齊眉。可是天有不測風雲，兩人相敬如賓，共同生活了5年之後，劬佩卻暴病身亡。李氏痛不欲生，呼天搶地幾次哭昏在床。要知道，

不幸降臨時李氏才芳齡21歲，正是青春美妙年華，夫妻婚配雖有5年，但因雙方年少尚未生養，無所寄託，前程渺茫。痛定思痛之後，李氏誓志不嫁，守節行操。大伯蕭進士夫婦得知，既嘆息同情又感動萬分，從湖南長沙知縣任上返鄉，與其第三子似君商議，把似君的第三子紹源(號愧思)出繼給李氏為子。李氏感恩不盡，十分知足。從此含辛茹苦，歷盡艱辛，悉心撫養紹源，終得家道中興。之後，紹源賢孝有為，生下五子。李氏喜笑顏開，晚年兒孫滿堂，飽享天倫之樂，頤養天年，享壽八旬有一，終得善果，成為後世佳話美談。

當我們無限景仰地肅立於李太母墳前時，赫然驚見墳頭兩邊刻着對聯：「八一人廿一寡，百年夫婦五年離。」這無疑十分精闢地鑄刻出這位普通客家婦人曾飽經苦難風霜和她的高壽堅毅。或許真如天無絕人之路，奇異的是，當時這個搖搖欲墜、瀕臨斷代的駁接家族，由於李氏的勤勞善良、堅貞毅力、仁慈精明而感動了上蒼，竟然發展成了村中人人丁最為興旺的一支名門望族。一代又一代的子孫滿堂闊闊圓圓的李孀人墓墓前，焚香磕拜，頓首作揖，訴說着幾百年前這個令人動容的故事，無不扼腕唏噓，哽咽激昂。

我驀然想起，這一代又一代成百上千的子孫，在血緣上其實與李氏太母是隔膜的，他們高矮胖瘦形態各異，憑着什麼走到一起，虔誠地在墓前低眉祭奠？是什麼凝聚了家族？是什麼超越了血緣？

我垂首思忖：清明祭祀，實則滿足了人們懷念逝者親人的情感需要，而不僅是向祖先祈禱庇佑。滿足塵世的慾望，孝道倫理，骨肉親情的血脈聯繫，可以促進社會轉型時期傳統人文精神的回歸。清明祭祀，凝聚了家庭、家族、地域的認同，進而凝聚了民族國家的認同。一種血緣的認同凝聚了文化的認同，最終又超越了血緣成了精神魂靈的認同。如是，傳統民俗文化的公共意義便能夠重新顯現出來，不再將以傳統節日為代表的民俗文化都視為迷信、落後，從尊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意義到尊重每一個公民的文化選擇中，建構民族國家的和諧文化認同。

清明祭祀，不只是一般的悼念，寄託哀思，更是一種文化的崇敬、精神的洗禮、魂靈的澆鑄。

凝視墓前毒蛇浩瀚的汀江水滾滾而來，我恍惚看到：一個古老民族千百年來積聚而成的魂靈精髓，在這崇山峻嶺間汨汨流淌……

心安即是歸途

琴台客聚 伍杲

自駕春遊，我帶着一份虔誠的尋根之心，將第一站定在韶關珠璣巷。

走進號稱「中國第一巷」的珠璣巷，一邊是歷經風雨的殘垣斷壁，泥磚斑駁，藏着歲月的滄桑與離別；一邊是新建矗立的姓氏紀念館，莊重齊整，試圖留住每一支血脈的來路。新舊交錯間，歷史的厚重與當下的追尋在眼前輕輕碰撞。伍氏本是「小」姓，在密密麻麻的姓氏源流中不起眼，身為伍姓後人，走在這條寫滿家族遷徙故事的古巷裏，難免生出幾分悵然。漸漸地，我對於「尋根」的熱切，又在行走中化作釋然。

走出紀念館，找到停在馬路邊的車，就看到一位矮小瘦削的老婆婆佝僂着身子，顛顛巍巍站在我的車旁，手扶在車門把手上。瞬間，之前在其它景區外的大路邊被村民攔路收費的印象浮上心頭，我下意識地問老婆婆是不是要收錢。不曾想，「錢」字剛出口，老婆婆竟慌忙從衣袋裏掏出一個破舊的錢包，抖着手翻出一張皺巴巴的十元紙幣遞給我，嘴裏喃喃地模糊地說着我聽不懂的方言，同時伸手去拉車門。我的心猛地一緊，關於「碰瓷」的念頭不受控制地冒出來，瞬間起了戒備心，

便後退一步，拿出手機一邊問話、一邊錄像，全程緊繃，不敢有半分鬆懈。

一位年輕女子走過來告訴我，老婆婆剛才也去拉了我的車門，她懷疑老人患有阿爾茲海默病，已經報警。我聞言鎖好車門，一邊等待、一邊繼續錄像。直到民警趕到，用當地方言與老婆婆耐心交流，確認她只是走失，並無惡意，我懸着的心才終於放下。

車子駛離珠璣巷，我久久無法平靜，一路上不斷反省：面對無助的老人，我的反應不是關心，而是猜忌與防備。是不是在世事浮沉裏，我早已習慣了警惕，卻慢慢淡忘了最初的善良？這份自責與不安，一直跟着我進入了江西世界。

我在腦海反覆回放老人的模樣，綠燈亮起時慢了幾秒鐘起步，身後一輛三輪車直撞上了我的車尾。下車查看，車子霧燈撞壞，保險槓也被撞鬆。駕駛三輪車的是一位滿面風霜的中年夫妻，女人圍着一條破舊髒污的圍裙，男人滿臉驚恐與懊惱，面對迅速前來處理事故的交警手足無措，拿出手機想要轉賬賠償，眼神裏滿是惶恐與無奈。看着他們窘迫的樣子，再想起自己方才對老人的戒備，我擺擺手，拒絕了賠償。

再次上路後心裏依舊煩亂，一面是接連發生

意外帶來的疲憊、一面又是擔心同行小夥伴血壓、心情受影響。分心之下，我接連兩次險些闖紅燈，車輪越過停止線的剎那，驚出一身冷汗。在小夥伴的一再建議下，我終於靠邊停車，把方向盤交給了我的小夥伴。然後猛然意識到，自己早已擰得太累，而我硬生生扛着的堅強，不過是勉強偽裝。緊繃的神經一鬆，積攢的情緒再也忍不住，愧疚、委屈和脆弱一齊湧上來，眼淚便不斷落下……原來有些事，真的不必一個人硬扛，逞強不是勇敢，懂得依靠身邊的人，才是對自己的愛護。

我的這場珠璣巷尋根之旅，並沒有在姓氏與族譜中得到多麼圓滿的答案，卻在人心的冷暖間尋到了另一種歸途。由此得以醒悟，從前的遷徙者之所以能夠在那般艱難之下抵達遠方，並非因為他們格外堅強，而是因為他們懂得在疲憊時彼此攙扶，在迷路時互相指引。路很長，而一路走下去的，從來不是孤獨的個體，而是那些一同出發，或是途中相遇，在風雨中相攜而行的「我們」。

原來人生最珍貴的「根」，不在祠堂、不在碑記，而在心底的善、在彼此的暖、在願意卸下偽裝，允許自己被人接住的那一刻。往後行路，不必事事硬撐，有人同行，有人分擔，便是人生之旅最好的歸途。